



(网络图)

冷暖世界·

今年夏天,儿子一家来纽约度假。刚到的时候,我太太高兴地说:“多好啊!孙子孙女来了。”

两个月后他们回台北,我太太又高兴地说:“多好啊!孙子孙女走了!”

我笑她说话前后矛盾,太太一笑说:“有什么矛盾?是实情啊!孙子孙女来,天天又唱又跳,多逗乐!咱们在家里不用动,他们就把小鬼送到咱们跟前,多幸福!”又说:“走也多好啊!两个月来,一大早小鬼就跑来跑去,厨房的地板一天要擦3次,真是兵荒马乱,现在总算回台北,安静了!多好!”

我小姨子也一样,她家原本面对一片荒地。有一天听说要盖公园了,小姨子就兴奋地讲:“盖公园,一片绿地,我每天可以去运动,真好!”才隔不久,又听说要建成图书馆,小姨子又说:“盖图书馆,我每天可以去看书,真好!”后来图书馆不盖了,小姨子又转了方向,说:“啊!把绿地还给我,可以天天去运动。太好了!”

我相信我太太跟小姨子都得到了我岳母的遗传,因为我岳母更妙。她第一次去邻居家,回

## 不同心态

周亦鑫

来一进门就说对门那家主人人真好。

我说:“您怎么知道?”

岳母说:“因为他们家里很乱。”

我一怔,问:“乱就是为人好?”岳母理直气壮地说:“当然!因为他们有管家,管家把家管成这样,他们还能容忍,还一个劲地赞美管家。人不好,能办得到吗?”

没过几天,我遇到那家女主人,说我岳母讲“你不断夸赞管家,你们人真好”。

邻居太太说:“是啊!是真的啊!她的菜烧得特好,又会照顾孩子,虽然收拾打扫差一点。”

每件事情都有两面性,这边看不对,那边看对,也可能左看右看都对。人性很妙,一位收藏家收了一架子名贵的瓷器,突然地震,架子倒掉,瓷器全砸了。这个人跪在地上捧着砸碎的宝贝,一边哭一边收拾,突然发现有个茶壶盖子摔碎了,壶还完好如初,他看看手里的茶壶:“要砸,全砸了吧!”啪一声,把壶砸了。

这种只往坏处想、自暴自弃、要砸就全砸的人很多。但是也有人能以劫后余生的感恩心面对灾难:只要还有就好!

我常想到一句话:“当你的手被针扎的时候,要想想,幸亏没扎在眼睛上。”

亲情流动·

## 温暖拂过

秦翔

救护车跌跌撞撞,呼啸着,夕阳下奔向故乡,回家。车上,爸爸的手,依然温暖,却如纸一样轻。一撒手,就会飘走。这双手,曾经多么有力。

爸爸是煤矿工人,爸爸是八级钳工。亲眼看到过,有一次给乡邻帮忙,没带钳子,爸爸就用手,筷子粗的铁丝一拧一拧,和用钳子一般熨帖。这手还要使锄头,煤矿离家近,下班后,和这个煤矿的大多数矿工一样,爸爸就成了农民。

爸爸的手,粗糙、生硬、黑糊糊,裂着缝,一股煤油味。缝里,永远是洗不干净的煤灰。这个煤矿的矿工,都有一双这样的手。

下班回家,爸爸黑糊糊的手,会从同样黑糊糊的工具袋里,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块肉、几个橘子,或者一本小人书、一个小陀螺,带来一阵欢叫。爸爸带回的食物,我们从来不洗,张口就吃。

走夜路的时候,爸爸左手一个、右手一个,牵着我,和妹妹,抓得紧紧的、牢牢的,稍一走偏,左拉右扯,我们就会紧紧跟在身边,手被钳得生疼,却觉得安全,不害怕。

这双手,还能抓鱼、挖泥鳅。泥鳅藏在深深的泥巴里,爸爸两手并排,像犁耙一样翻开泥巴,肥硕的泥鳅在泥里扭来扭去,常常能收获小半桶。抓鱼更神奇。爸爸的手在水草间左一下、右一下,手一扬,手掌大的鲫鱼抓在手中活蹦乱跳,通体乌黑的小螃蟹张牙舞爪。

爸爸的手,从不吝啬。东家要焊个炉子,西家要补个轮胎,这手从没犹豫过。帮人做的撑衣杆、晒衣架,几十年用不坏。

爸爸一定没有像我一样关注过他的手,似乎只记得他说过,手是用来“抓生活”的。手勤,才“抓”得来好生活。

退休后,爸爸的手,那些岁月留下的缝隙、辛劳,那些岁月沉淀的颜色、气息,有的慢慢褪去,有的慢慢填满。不知道哪天开始,爸爸的手,变得白里透红。性子还那么刚强,手却不再坚硬。

几十次病危中,我揣摩爸爸病情的办法,就是和他掰手腕。

就着病床旁的小台子,我提醒爸爸准备,一、二、三,同时用力,还是我输。我夸他,威风犹在,可喜可贺。爸爸就得意地笑。在这样的笑声中,爸爸一次又一次挺过难关。多么希望,每次他都赢,最后时刻,他全力和病魔搏斗,不忍再掰手腕。手心相对,爸爸的手不再有力,却依然温暖,柔软。我相信,爸爸不是输了,只是已坚强到甘心撒手。

爸爸的手,和人一样直白,不会表达。记忆里,似乎从未接受过他诗意的抚摸。但我常常想起,冬夜清醒,这双大手从床那头伸过来,被子底下捧着我的脚。长夜,温暖拂过。

智慧人生·

格登少年时对虫子很感兴趣,很想成为研究它们的科学家,可是,他实在太“笨”。

那天,从伊顿公学加德姆老师手中,格登接过自己的成绩单,看了看,顿时满脸通红,羞愧不已。这的确是一份令人尴尬的成绩单,各科成绩的总和不及人家的零头,尤其是理科,门门功课倒数。加德姆老师给的评语更加令他难堪:“我相信你想成为科学家,但以你目前的学业表现,这个想法非常荒谬。你连简单的生物知识都学不会,根本不可能成为专家,对于你个人以及想教导你的人来说,这根本是浪费时间。”

拿着成绩单,格登郁闷极了,含着眼泪跑到了自己的“实验室”——那是学校一间闲置的小仓库,他课余时在那里饲养了很多毛毛虫。忽然,一只蝴蝶在他眼前飞舞了几圈,扑落在成绩单上。格登不禁眼前一亮,这才注意到,原来他所饲养的毛毛虫好多已经化成蝴蝶。一只蝴蝶正在从蛹壳中挣脱出来,那柔软皱缩的翅片,就在空中尽力地伸展着,虽然艰难,却很执着。格登深受感染,他想,我这只笨笨的毛毛虫,难道真如加德姆所说,不能羽化成蝶吗?再说,加德姆又不是上帝,他怎么可能确定我的

## 与成绩单较劲

司格尔

未来呢?

心情敞亮很多的格登回到家中,把差评成绩单放在自己房间的书桌上,用玻璃板压着。此后,每隔一段时间,他都会盯着它看上一会儿,明显是在与之较劲。这样的举动,坚持了不止一年、两年,而是64年……在岁月的流逝中,凭着一股倔强劲儿,格登笨鸟先飞,发奋学习。高中毕业后,他考入牛津大学,攻读动物学;25岁那年,他成功克隆出一只青蛙,一举成名,被称为“克隆之父”;29岁那年,他提出细胞的特化机能可以逆转,这项震惊生物界的理论,因为此前的理论认为特化细胞发育过程不可逆;38岁时,他开始在剑桥大学任职,先后担任多个生物学、遗传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;79岁时,因为巨大的专业成就,他荣获2012年诺贝尔医学奖。一条曾经笨笨的毛毛虫,最终化蛹成蝶。

至今,他在剑桥大学格登研究所中,当年那张成绩单仍然摆在格登的办公桌上。当人们问格登为何对一份令人难堪的成绩单情有独钟时,他这样说:“每当遇到什么麻烦,我都会看看这份评价,来提醒自己努力坚持,不然真的就被以前的老师说中了。”能够把骂声听成鼓声,把拍砖视为垫砖,把对手看作推手,这也许不算人生大智慧,却是羽化成蝶成就未来的真功夫。